

认知视角下汉英语言祈使构式压制研究

李青

(大连大学 英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 祈使构式是以突出动作为特征的强动作构式, 它要求谓语必须是由述人、可控的强动作动词充任。但事实上, 能进入祈使构式谓语位置上的动词并非都是述人、可控的强动作动词。动性较弱的静态动词、形容词、介词, 甚至名词也能进入到谓语位置上; 即使有些强动作动词能顺利进入到谓语位置上, 但在祈使构式的压制下, 意义也会发生变化, 这些都是祈使构式压制的结果。

关键词: 祈使构式; 压制; 谓语; 可控; 强动作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395(2019)01-0085-05

收稿日期: 2018-07-22

作者简介: 李青(1964), 男, 吉林大学博士, 大连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汉英比较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祈使构式是以突出为作行动动特征的构式(Action construction), 它表示命令、建议、请求、阻止他人去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它的主语一般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 不能为第三人称; 谓语一般由述人、可控、动性较强的动态动词来充任, 这是祈使构式对进入构式中词要求的结果。但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却会发现有些静态动词、形容词甚至是名词也能进入到该构式之中, 这是祈使构式压制的结果, 本文就拟探讨这个问题。

一、祈使构式对动词的要求

袁毓林(1993)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方面对进入祈使构式中的动词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他认为述人动词可进入祈使构式, 非述人动词则不可以^[1]。如:

- (1) 去买东西! 听一下! 别问了! 一定要挺住!
(2) *去啄米! *刮一下! *别打闪了! *一定要漏了!

例(1)中的“买”“听”“问”“挺住”都是述人动词, 表示人的动作、行为、变化等, 句子成立; 而例(2)中的四个动词都是非述人动词, 表示人以外的动作、行为、状态和变化等, 因此句子不成立。但并非所有的述人动词都能进入祈使构式。如:

(3)(别)把东西带走!(别)去打扰老张!(别)别麻烦组织!

(4)* (别)属狗!* (别)姓欧阳!* (别)犯病了!

例(3)是可控动词, 是动作者有意识发出并且可以控制的动作; 例(4)是不可控动词, 是动作者无意发出或者有意回避的动作, 是动作者无法控制的动作。进入祈使构式的动词一般为可控动词, 不可控动词一般则不能。有的祈使构式的肯定式可以接纳可控动词, 否定式也可以接纳可控动词。但有的否定形式能接纳可控动词, 而肯定形式则不能接纳可控动词。

(5)把东西拿走! 去打探消息! 把纸撕了!

(6)(别)把东西拿走!(别)去打探消息! 别把纸撕了!

(7)* 摔下去!* 丢了钥匙!* 误了时间!* 嫌他有味!

(8)别摔下去! 别丢了钥匙! 别误了时间! 别嫌他有味!

例(5)(6)中的动词是可控动词, 它既可以进入肯定式, 也可以进入否定式; 而例(7)(8)中的可控动词却只能进入否定式, 不能进入肯定式。

(9) 换他进来! 劝劝他们! 把梨吃了!

(10) 别换他进来! 别劝他们了! 别把梨吃了!

(11)* 跌下去! * 丢东西! * 误了事! * 嫌他脏!

(12) 别跌下去! 别丢东西! 别误了事! 别嫌他脏!

例(9)(10)中的“搀”“劝”“吃”是自主动词,动作发出者可以有意识地发出某种动作和行为;而例(11)(12)中的“跌”“丢”“误”“嫌”是非自主动词,它不能有意识地发出某种动作。祈使构式的肯定形式要求听话人做某事。因此,这个行为必须是自主的;祈使构式的否定形式要求听话人不做某事(有意识地)、或者提醒听话人别做某事^{[2]3}。因此,这个行为既可以是自主的亦可以是非自主的。

二、祈使构式对动词的压制

上述祈使构式对动词的要求只是就一般性来说,除了这些动词以外,其它类动词也能进入到祈使构式之中,这就涉及到构式压制的问题。

(一) 祈使构式对静态动词的压制

静态动词是指动作的状态处于恒定、静止的一类动词,比如“be”“enjoy”等。

“Be”是一个静态动词,它表状态义,这显然和表动态的祈使构式义发生冲突。但在祈使构式的压制下,“Be”具备了动态义,因而具备了进入祈使构式的条件,最终例(13)可以解读为“Do something so that you are wealthy”,表达“最终致富”的动态义^{[3]56}。如:

(13) Be wealthy.

例(14)(15)也是由静态动词“Be”作谓语。

(14) Be happy!

(15) Be quiet!

例(14)(15)是由静态动词“Be”和形容词“happy”“quiet”构成。按理说,静态动词“Be”和形容词作谓语一般不受时间限制,是个静止概念。但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例句已经明显带有动态意义。如例(14)可以解读为“使听话人高兴起来”;例(15)可以解读为“安静下来”^[4]。这就是如Austin所说的由“言有所述”向“言有所为”转变,用状态替代行为的转喻解读。

(16) Be a man.

例(16)是由静态动词“Be”加名词性短语“a man”组成的祈使构式。“Be”是个静态的非时间性短语,这显然和祈使构式义相冲突。但在祈使构式的压制下,静态动词“Be”被临时赋予时间性与命令性的动态语义,从而使例(16)中的“Be”由状态义向动态义转变,即由原来表一个男人应该具备的品性与特征,变为应“像男人一样行事”的意义。

“Enjoy”是个静态动词,按道理也不能进入祈使构式,但在祈使构式的压制下,“Enjoy”的状态义受到抑制,动态义得以凸显,最后进入到祈使构式之中。如:

(17) Enjoy your spring festival!(祝你春节快乐!)

例(17)中“Enjoy”表示“听话者做某事以实现某种愉快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一种[-有意]的“结果”,很显然和祈使构式义相冲突。这时,祈使构式以行为动词开头的要求压制了“Enjoy”的状态义,凸显其动态义,因此例(17)可以解读为“说话者希望听话者度过一个愉快的春节”^{[3]56}。

祈使构式对静态动词的压制不仅体现在肯定形式上,实际上,否定形式也能体现这种压制。王寅(2011: 382~284)指出祈使构式的压制效应不仅体现在肯定形式上,也体现在否定形式上。表现在祈使构式的否定形式是在动词前面加助动词“do”和否定词“not”,而不采用“be not”的说法^[5]。如我们用:

(18) Don't be silent.

而不用:

(19) *Be not silent.

很显然,这里的静态动词“Be”是被祈使构式压制成动态动词了。因此,祈使构式对其中的动词具有压制作用。

(二) 祈使构式对动态动词的压制

李祯在“NP+敢+VP”构式中详细讨论了祈使构式对进入构式中动词的压制作用。他认为进入该构式的动词是一些主观感情色彩很浓的动词,这些动词常常带有贬义性,和人们的心理预期相比,很显然是不如意的^[6]。例如:

(20) 你敢骂!

(21) 你敢耍赖!

相对于“文明”来说,“骂”肯定不是人们所

希望的；相对于“通情达理”来说，“耍赖”不是人们所希望的，这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但我们发现某些表中性甚至表褒义的动词如“笑”“写”等，也能进入该构式之中，例如：

(22) 你敢笑！

(23) 你敢写！

例(22)中的动词“笑”很显然是褒义的；例(23)中的“写”很显然是中性的，这样词汇义就和祈使构式义发生了冲突。要使两者保持一致，祈使构式就要对进入构式的动词进行压制，使动词由原来具有中性或褒义变为具有贬义性，进而传递出威胁的言外之意，具有不合意性。

英语中的“have”和“stand”，按传统语法的观点，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动态义；一个是静态义。对此 Panther & Thorn-burg 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have”和“stand”标示行动后的结果，行动和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一种转喻代替关系。因此，在祈使构式的压制下，动词的状态义被压制，动态义被凸显^[24]。因此，可以进入到祈使构式之中。如：

(24) Have a seat.

(25) Stand up.

“Fall”原表无意识地发生在受事身上的事件，而非施事所为，它是非可控动词，这很显然与祈使构式义相背离。因此例(26)不成立：

(26) *Fall into the water.

但如果在构式的前面加上否定词，构式就成立了：

(27) Don't fall into the water.

“Fall”前加否定词使该动词具有受听话者控制的性质，动词不再具有非可控，而具有可控性，此时的听话者成了“fall”的施事。也就是说，只要听话者采取主观努力就可以避免落水了^[7]。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动词能否进入祈使构式不完全取决于该动词是表示动作还是表示状态，而是取决于该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能否被说话人支配，如果能被支配，那么就可以用于祈使构式，反之则不可以。

(28) Forgive us. 请原谅我们。

(29) 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30) Owe nobody anything. 别欠他人的帐。

“Forgive”“Love”“Owe”在未进入祈使构式之前，是表状态的静态动词，但在进入祈使构式以后，在祈使构式的压制下，原来的静止状态义被抑制，动态义被凸显^[8]。

祈使构式在对动态动词压制的同时，动态动词对祈使构式也有反作用。“NP + 敢 + VP”构式中的VP表不如意，这个不如意义压向整个构式，使整个构式义受到影响。“敢”作为一个助动词，它原本无褒贬之义，然而当它一进入“NP + 敢 + VP”构式，整个构式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原来听话人是否有勇气做某事，而是对听话人的一种威胁、警告、喝止或者调侃，从而使构式具有了字面以外的语义效果，而这种语义效果是无法从字面中猜出来的。

(三) 祈使构式对形容词的压制

“A + 点”是汉语比较特殊的祈使构式，它表示一种指令行为。按理表静态的形容词是不能进入该构式的，但在“A + 点”构式的压制下，表静态的形容词被赋予以动态的特征，这就具备了进入该句式的条件^[9]。如：

(31) 严肃点。

(32) 精神点。

“精神”“严肃”原本表示一种状态，但在进入“A + 点”这一祈使构式后，就表示一种人可控的“动作”，也就是说，“A + 点”这一祈使构式暗含着说话人要求听话人有意识地实施某种行为，以期达到说话人心中理想的标准。

“开心”“高兴”原本表示一种心理状态，但在进入“NP + 敢 + VP”后，就含有威胁的含义，具有不合意性。如：

(33) 你敢高兴。

(34) 你敢开心。

“难过”“悲哀”也表示心理状态，是表示心理状态的形容词。但当它们进入“别”字否定祈使构式时，其词汇义就和祈使构式义发生了冲突，于是祈使构式义就会对词汇义产生压制，因而例(35)(36)可以解读为“劝告或提醒听话人采取某种措施以避免达到说话人所说的难过或悲观的状态”^[10]。如：

(35) 别难过。

(36) 别担心。

(四) 祈使句式对介词的压制

在英语中,有相当一些介词可以进入到祈使句式之中^[11]。如:

(37) Off with your glasses!

(38) In front of the books with those pens!

(39) Up the stairs!

(40) Away with them!

(41) Forward, brave young men!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介词也能出现在英语祈使句式之中,且能合格,而汉语则不能。这主要是因为英语中上述介词多和运动方向有关,是趋向性介词。而趋向性介词常伴随着动态动词,或者也可以说是动态动词的省略,动态动词在省略的同时把动态性传递给这些趋向性介词,这样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些介词的动态性特征了。因此,这些介词能进入到祈使句式之中。

(五) 祈使句式对名词性成分的压制

汉、英语中,有相当数量的名词性成分可以直接进入祈使句式之中^[12]。比如事物名词独用构成祈使句式,如:

(42) 报纸。

(43) 水果刀。

(44) Newspaper!

这些句子表面上表示的是事物,实际上是在祈使句式的压制下,表示说话人要求听话人把某物给他。如例(42)表示的是“把报纸给他”;例(43)表示的是“把水果刀给他”;例(44)表示的是“把newspaper给他”。数量词独用可构成祈使句式,如:

(45) 一个。

(46) 二斤。

(47) Two apple.

例(45)(46)(47)表面上表示的是事物的数量,实际上表示的是让售货员拿出一定数量的货物。方位词也可独用构成祈使句式。如:

(48) 这边。

(49) This way.

例(48)(49)表面上表示的是方位,实际上是说话人纠正听话人的错误方向。英语中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名词也可以单独构成祈使句式。如:

(50) Silence.

这些名词不是一般的事物名词,而是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名词。因此,它的动性较强。它们多用于告示、招贴、喊话、口令、口号中。

祈使句式对代词也有压制作用。受句式的压制,能进入该句式的代词多为第二人称代词。如:

(51) 你敢去!

(52) 你敢骂他!

三、祈使句式压制的认知解释

句式是由参与者、动作本身、场景、动作方式、动作结果等因素构成的理想化认知模型。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构成了转喻的基础。行为者实施某种动作,动作产生某种结果,这正好形成了一个因果链,而用“动作的结果”来指代“动作”正是这种因果关系的一种体现。祈使句式“A+点”中的“A”原本表示一种性质或状态,但当这些表静态的形容词进入表动态祈使句式时,作为认知起点的源概念,在句式的压制下,激活了导致该结果的动作,如:

(53) 我笑了:“轻松点,别太紧张,有些人幸运,有些人倒霉,事在必然……”

(54) “严肃点!”于观喊,“这是在开会。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是非观念模糊……”

(55) 有没有钱,这本来就是天意!想开点,快乐一点!

例(53)(54)可分别解读为“说话人要求听话人通过实施某种动作来达到说话人所要求的那种轻松或严肃状态”。例(55)可以解读为“说话人要求听话人通过实施某种动作来达到说话人所要求的那种快乐程度”。

“别+A”是个否定祈使句式,“A”表达某种性质或者状态,“别+A”表示避免达到某种性质或状态,这样词汇义和句式义就产生了矛盾,要使两者融合,句式就要对词汇义进行压制。因此,语法转喻是源自句式义与词汇义间的语义冲突,如果没有句式义与词汇义间的语义冲突,语法转喻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语义压制是靠语法转喻来实现的,或者说语法转喻是语义压制实现的手段。句式义和词汇义间的转喻关系又是语义压制能否获取成功的

关键。在转喻操作的过程中，“结果”被背景化，得到抑制，“动态”被前景化和焦点化，得到凸显。语言就是靠着这种压制、被压制来实现平衡的。

四、小结

祈使句式对进入构式中谓语位置的成分具有压制作用。具体体现在：在祈使句式的压制下，静态动词、形容词、名词有动态义。因此，能进入到祈使构式中。动态动词原来的意义发生了改变，由原来动词具有褒义色彩或中性色彩，现在变得具有贬义色彩了。祈使句式对谓语成分的压制体现了认知中的转喻作用，静态动词、形容词、介词、名词原本表示一种性质或状态，但当这些表静态的成分进入表动态祈使句式时，作为认知起点的源概念，在构式的压制下，激活了导致该结果的动作。因此，这些成分能进入祈使构式中。即使是表动态的动词，在祈使句式的压制下，意义也会或多或少发生变化，即词的褒义或中性义受到抑制，贬义得以凸显。

参考文献：

[1] 袁毓林. 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24-26.

[2] 李忠勇. 祈使句语法构式的转喻阐释 [J]. 外语教学, 2005(2).

[3] 黄洁. 转喻压制及其在英语双及物动词中的表现 [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2).

[4] 张靖宇. 句式主义视角下的转喻动因探索 [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3).

[5] 王寅. 句式语法研究 (上下卷)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6] 李祯. “N P + 敢 + V P” 句式探析 [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

[7] 李勇忠. 句式义、转喻与句式压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2).

[8] 宋启军. 英语祈使句动词的特征 [J]. 柳州师专学报, 2005(4).

[9] 吴淑琼. 文旭 “A + 点” 祈使结构的语法转喻阐释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5).

[10] 顾小涛. “别 + A” 祈使句式的语法转喻研究 [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4).

[11] 张晓丹. 英汉祈使句构式的分析 [J]. 科技信息 (人文社科), 2009(1).

[12] 李青. 汉英祈使语气表达研究 [J]. 绥化师专学报, 2001(2).

Research on Coercion of Imperative Construction

LI Qing

(English College,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Imperative sentence is a strong-action construction characterized by action, in which the verbs as predicate components should be expressing person and controllable. But the fact is that not all the words entering into the predicate are expressing person and controllable. Static verb with weak-action, adjective, preposition, even the noun can also enter into predicate. The meaning of strong-action verb is changed under coercion of imperativ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Imperative construction; coercion; predicate; controllable; strong-action